



空中洒落漫天的紫罗兰
这是一场幻梦般的紫光之舞

紫眸女巫的魔力

宋星帆

紫眸女巫的魔力

宋星帆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晓 涛

封面设计：文 苑

小云豆系列
紫眸女巫的魔力
(台湾)宋星帆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
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 000

ISBN 7-204-03242-8/I·557 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纷落的雪花像棉絮般无声飘落，将大地覆盖成一片白茫茫的世界，是那么的洁白美丽，似乎净化了世间一切的污秽烦扰，远处起伏的山峦也显得幽缈，冷冽的空气将所有气息凝成白色的烟雾。

时间似乎在眼前如画般的美景中消逝，所有的生气也仿若冻结一般。蓦地，雪地里一个缓慢移动的物体打破了这份静谧之美，由远而近逐渐扩大，最后一个深蓝色的身影出现在山上。

他全身上下包裹着厚重的雪衣和雪帽，只露出一张英俊却带着严厉线条的脸孔，那似乎是张不懂得笑的脸，两道浓眉上沾着未融的雪花，一只冷酷的灰眸比风雪还寒，原本性感的双唇紧紧的抿成一条线。从他脸上疲惫的神情看来，他似乎已经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，而这样寒冷的天气里，在厚厚的雪地中举步是件相当耗费体力的事。

他停下脚步，举目凝望着几公尺远的木屋，从烟囱里冉冉升起的炊烟，和从窗户流泄出的温暖灯光，在在召唤着他这个疲惫不堪的旅人。

紫眸女巫的魔力

不知为何，他的灰眸中浮起一丝复杂的情感，严峻的脸庞跟着露出挣扎的神色，但仅是一瞬闲又恢复了平静。他再度迈开步伐朝木屋走去，来到门廊下才发现木门只是微掩着，并未上锁。

他像是困扰又似不悦的皱起眉，伸出戴着厚重手套的手推开门，朝里面叫唤了数声，却得不到任何回应。他回首望望依旧下着雪的天空，略一踌躇后迳自走了进去。他环视不算大的客厅一圈，随即走向另一边的走廊。这幢木屋不大，除了客厅、厨房外，就只有两个房间。

很快的，他又回到客厅，目光思索的盯着壁炉中熊熊的火焰，眉头不由得拧得更紧了。壁炉里的火和厨房里刚煮好的咖啡，明白显示出主人应该就在附近。

他卸下肩上的登山背包，转身走出门，在房子前后绕了一圈，发现屋后有个很陡的斜坡，再过去则是一片林地，他张目极力的朝林中望去。

一个人影也没有！像远种鬼天气，只怕连个鬼影也不会出现，只除了他！他自嘲的撇撇嘴角，眉头始终没有松开过。

这样的大雪，车于不可能开动，那么屋里的人究竟到哪去了？

他再次走向屋后，仔细的查看着周遭，蓦地，他凝神聆听，呼啸的风声中仿佛夹带着一阵轻微的狗儿低鸣声。他极目向四周望去，希望能在白茫茫的雪地里发现

紫眸女巫的魔力

什么。

突然，陡坡下的雪地上，一团不是很明显的灰色东西吸引住他的目光，他怔了一秒钟，立即迈开脚步，艰难的半滑半走来到坡下。

一只体格庞大、毛茸茸的灰狗像在守护着什么似的，绕着一团银灰色的物体转圈子，一面不住的呜咽。大狗在发现他之后，立即兴奋的大声狂吠并猛摇着尾巴。

他来到大狗身边，安抚的拍拍它的头，笨重的蹲下身子，小心的将那人的身体翻转过来，印入眼帘的是一张比雪还苍白、却依然美丽的脸孔。

雪儿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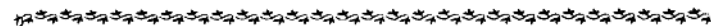
有那么一刻，他全身的血液仿佛冻结，恐惧让他微怔了几秒后，随后抱起她一点也不敢耽搁的往回奔，那只狗静静的跟在他身旁。

这一段上坡路走得格外艰辛，迎面吹来的强劲寒风和她的重量，让他更加举步维艰，有好几次他抱着她双双跌在雪地上。短短两百多公尺的路，仿佛走了一世纪那么久，他几乎以为自己永远到不了木屋。

好不容易，他喘着气、疲累不堪的回到木屋，小心翼翼地将怀中昏迷的女子放置在火炉前的长毛地毯上，然后冲到房里抱了一堆毛毯，脱去她湿冷的衣物，用毛毯紧紧地包裹住她。

他伸手放在她鼻下探了探，她的呼吸微弱得几乎感

紫眸女巫的魔力



小
云
豆
系
列

觉不到，嘴唇也有些泛紫，身体更冻得像冰块。他不断的将木材往火里丢，几分钟过去了，她的身体依然那么冷，再这样下去，她绝对撑不住的。

他忧虑的低咒一声，毫不犹豫的脱下身上的衣物，掀开毯子在她身旁躺下，将她纤细瘦弱的身子转向自己，当地温暖的肌肤贴上浑身似冰的她时，他像触电似的一颤，反射性的往后缩。

老天！她好冰！他咬着牙，强迫自己再次贴近她，用温热的双臂和腿圈住她，并开始以双手摩擦她的背，感觉她的冰寒似乎渗入了他的体内，然后慢慢地被他的温暖消融，片刻后，她的身体逐渐温暖起来。

倏地，她的身体开始颤抖，几分钟后，她僵硬的四肢缓缓放松，剧烈的颤抖也逐渐减痒，直到她吹拂在自己脖子上的微弱呼吸趋于平稳后，他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这才疲倦的闭上眼睛，两年多来，他第一次坠人无梦、安宁的睡眠中。



夜里，某种不安静的扭动唤醒了他，他昏沉的睁开眼，侧头看向怀中的人儿，登时睡意尽失。

壁炉里的火光照亮她异常红热的双颊，渗出的汗水沾湿了两鬓的发丝，她痛苦的皱着眉，口中无意识的低喃着，头也不住的左右晃动。

他见状立即弹跳起来，一把掀去覆盖着她的层层毛

紫眸女巫的魔力

毯，迅速将她抱进房间放在床上，然后慌乱的在医药箱内翻找，总算找到了退烧药，接着他冲进浴室拿出水盆、毛巾，并盛了半杯水回到她身边。

他扶起她，用手扳开她的嘴，将药丸塞进去，以杯就口的喂她喝了些水，可是水全数流了出来。

该死，他暗咒一声。他轻轻地放下她，起身碌开，不一会儿他手中拿着碗和汤匙走回来。他将药丸压成粉未混着水，自己含了口药水，对着她的唇哺入她口里，直到她将所有的药水喝下。

接下来的几个小时，他坐在床沿，不时更换她额上的毛巾，并水温水擦拭她滚烫的身体，但她的热度仍顽固的不肯退下。

她发出无意识的梦呓，让他布满红丝的灰眸满是忧惧，却只能无助的盯着她不住扭动的身躯。像是下定决心般，他猛地站起身，两腿因长时间坐跪而有些发麻，身子不稳的摇晃了一下，但他很快的稳住自己，走向客厅，穿起衣服，手里拿着一个大脸盆，冒着风雪走出大门。

他在门廊角落找到铲子，拿起它在雪地铲了一盆雪，再回到屋内，将它们倒在浴缸中，蓄了半缸冷水，然后将她抱进水中。

她整个人浸在冰冷的水里，虽陷在无意识的昏迷中，她仍发出了痛苦的喊声，他的心跟着揪成一回。几分钟，他将她抱出来，小心的擦拭她全身，又将她抱

紫眸女巫的魔力

回床上。

她的温度一下降了许多，但他仍不敢掉以轻心，因为这种高烧一向是持续性的，不会这么轻易就退下来，即使是一个强壮的男人，也极有可能死在这种可怕、持续性的高烧中。

老天，她看起来是那么的柔弱，望着她痛苦的在生死边缘挣扎，他的心中感到恐惧万分。

“求求你，上帝，别带走她……”他跪在床前，以一双温热的大掌包覆着她的手，闭上眼轻声的祈求。

“求求你，雪儿……你的生命不会这么脆弱的，我知道你有顽强的意志，是不是？”他略带颤抖的声音，不断的在她耳边低诉。

连续不断的高烧，使她陷入昏迷和不断的梦呓中。梦中，那个男人站在树林里，背对着她，渐渐消失在浓雾中，她不断叫着他，迈步奋力的向他奔去，可是他却离她越来越远。她哭着伸出手想捉住他，可是任凭她再怎么努力，也碰触不到他。

“别走，求你……”陷在噩梦中的她，不断的嘶喊、低位着。

“我在这里。”他焦卢的握住她不住挥动的手，无助的望着她红热的脸庞痛苦的扭曲着。“我在这里，雪儿，不要怕！”

他的低唤像是一根刺，穿透进她昏乱的脑子，奇异的安抚了她，渐渐的，她安静了下来，不再哭喊，但依

紫眸女巫的魔力

陷入昏沉的睡梦中。

接下来的时间，他片刻不离的守着她，她的^{Y&C}钱来去，好几次他都必须将她放入冰水中。最后，那折磨人的高烧总算完全退了，她终于安稳的睡着了，他这才稍稍放下悬着的心，蹒跚的起身到厨房弄了点东西里腹。松口气后，他才发现自己已经整整一天没有进食了。



斐娜费力的睁开沉重的眼皮，感到喉咙又乾又哑，整个人虚脱得像刚跑完马拉松一样，全身酸痛僵硬得像被卡车辗过。

她怎么会躺在床上？斐娜皱着眉，努力的回想。

上午“普吉”跑出去后，就一直没回来，她心急的到外面去找，结果不但没找到，自己还不小心摔下斜坡，然后……然后呢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她的头痛得像有几千根细钉在钻刺似的。斐娜叹了口气，不再强迫自己去想，或许等一会儿就会想起了。

她挣扎了好一会儿才半坐起身，全身虚软得像棉花一样无力。突然间，她闻到空气里飘浮着咖啡和肉酱的香味，肚子发出的咕噜声让她知道自己快峨昏了。奇怪，也不过午餐没吃，她怎么会饿得像几天没吃饭？

斐娜光着脚下床，一手扶着墙，沿着走廊的墙壁来到客厅，她陡地停下脚步，惊愕的看着蹲在壁炉前，注

紫眸女巫的魔力

祝

规着火光的男人。

他是谁？为什么会在她的屋子里？

对方似乎感到背后无言的目光，缓缓地转过身，一双幽亮的银灰眸子中闪耀着两簇火焰。

她认识那双眼眸！

斐娜几乎喊出声，随即又困惑的蹙起秀眉，因为她认不得那张脸，她一点也不记得自己曾看过那张过分严酷的英俊脸孔。

她站在那里，歪着头，迷惑中带着好奇的打量眼前的陌生男子，虽然她不认得他，但她却没有因此而感到害怕。

他终于又看到那双如梦似幻的紫罗兰眼眸，那双日夜纠缠着他的美丽眸子，仍旧美得那么不可思议！她波浪般微卷的黑发，轻覆在她细致光滑的脸庞，他还记得她的肌肤柔细得像是最轻软的丝绸……他感到自己的脉搏开始狂跳，他不禁紧紧地握着手中的木头，扼止内心那股想伸手触碰她的冲动。

她全身上下所散发出的甜美性感，是每个男人的梦想，却是他摆脱不了的梦魇，她总是能如此轻易地撩拨起他的渴望，而她甚至不用去尝试。

该死！他猛地将手上的木头往壁炉里丢，无论他再怎么冷酷的提醒自己有多恨她，她就像侵入他全身的血液中一样，让他无法摆脱。

“你认识我吗？”斐娜的紫眸充满困惑的盯着他，

紫眸女巫的魔力

为什么她心中有股陌生的骚动，像是恐惧，又像是渴望？

当年她也曾经这么问他。

他眯起了眼，冷然的看着她的反应，她在玩什么游戏？为什么装出那副迷惑的表情？

还是她以为将他当做是个不受欢迎的陌生人，他就会自动消失在她眼前？

思及此，他的神色变得更冷了。

斐娜放开扶着墙的手，想走到他身边，但两脚却不听使唤的瘫软下去，顿时整个人往前倾，她闭上眼睛，直觉的伸出手想护住自己，接着一只结实的臂膀把她搂入宽厚的胸膛，一股男性的麝香气息席卷住她，她再次为自己体内窜起的反应感到震惊。

老天！她从来没有感到这种渴望的骚动。

他将她整个人抱起，在沙发上坐下。“你可以睁开眼睛了，我不会消失的。”

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冷硬的敌意，斐娜有些晕眩的张开眼，目光立即接触到他冷笑上扬的嘴角。

“你一向是这么不友善？还是依气候而定？”斐娜友善的挤出一抹笑容，她温和的性情让她不习惯与人为敌。

看地面色阴沉，好像她欠了他几百万，大概是不打算回答吧。

斐娜耸耸肩，为自己的轻松感到奇怪，她应该害怕

紫眸女巫的魔力

小
云
豆
系
列

的，毕竟他是个陌生人，又冷漠到近乎无搅，但不知怎么地，她就是不怕，好像她直觉知道他不会伤害她，这令她感到困惑极了。

“呃……”斐娜清了清喉咙，试着打破两人间不自然的静默。“你能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吗？还是有人趁我睡觉的时候，毒打了我一顿？”她虽是垮着脸咕哝，但眼神却透着幽默的笑意。

他是他所见过最狡猾的骗子！

他半眯起眼，冷灰的眸光有着了解，有着困惑，也有着评估，他要看看这回她又要玩什么把戏。

“你昏倒在雪地中，是我救了你。两天来你在不断的高烧和死亡边缘挣扎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差点死掉？”说到这里，他的声音陡地扬高，语气愤怒的大吼：“你到底还有没有一点常识？在这种鬼天气跑出去干什么？”真是度日如年的两天，见她高烧不退让他恐惧得几乎疯掉！

斐娜被他吼得瑟缩了一下，难怪他看起来如此疲累不堪，学大概可以解释他暴躁的脾气和恶劣的态度吧。

“对不起。”她柔柔的看着他，“看着别人，即使是陌生人在面前死掉，一定是种可怕的经验吧？”

他的怒火迅速的被她眼中浮现的哀伤抹去了，因为他突然想起，没有人会比她更清楚那种滋味！

“别岔开话题，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为什么冒着大风雪跑出去？”他的语气虽然缓和了些，但仍固执的追

紫眸女巫的魔力

问。“没有任何脑袋正常的女人，会独自留在这么危险的地方，尤其是在这种气候下。”

他是在表现他的关心吧？虽然口气僵硬得可怕。斐娜微微一笑的说：“我出去找普吉，不小心跌下斜坡，撞到突起的大石块。瞧，我可不是一个人待在这里，虽然普吉常替我惹麻烦，又常抛下我跑到山腰上去私会妮姐……”

“等等，你能先告诉我‘普吉’是谁吗？”他皱着眉，困惑的问道。

“噢，普吉是我的狗。对了，你有看见普吉吗？它是一只醜形庞大的灰色大狗？”她笑着问。

她居然还笑得出来？他难以置信的瞪着她，脾气虽然又濒临爆发的边缘。“你到底有没有脑子？冒着大风雪不顾危险的跑出去，就为了找一只该死的大笨狗？”

“普吉才不该死呢！它也不笨，它可是我的好朋友。”斐娜皱着鼻子，轻言软语的抗议。“再说是我自己不小心才会出事的。你有看见它吗？”她仍不死心的追问。

他崩着脸默不作声，一时无法决定是该回答她，还是狠狠的摇晃她。好半晌后，他才粗声回道：“那只狗没事了，正在屋外的拘屋里。”

“那我就放心了。”斐娜松了口气，接着笑着解释道：“我在这里住了两年，对这里的环境很熟，而且柯雷每个周末都会上来看我，确定我没事。”

紫眸女巫的魔力

“柯雷？”柯雷又是谁？

她感到他全身似乎僵硬起来，不禁有些奇怪的盯着他。“他是追问木屋的主人，也是我的医生。”她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向他解释，或许因为他是她的救命恩人，又或许是她不喜欢看见他生气，所以极力想满足他所有的疑问吧。

“医生？你生病了？”他突然紧张起来，目光急切的梭巡她全身。

斐娜指了指自己的头，不以为忤的笑笑，“我的脑子出了问题，忘了从前的事，也不知道自己是谁，要不是驾照上有我的名字，我连个名字都没有呢！是柯雷好心的收留我，让我住在这里。”

“丧失记忆？”他怀疑的重复，半眯起眼睛，若有所思的盯着她，她真的不记得他是谁了？还是因为不想面对他而想出的新把戏？“你怎么会丧失记忆？”

他的问题令她收起笑容，“柯雷说镇上有几个正在河边钓鱼的人，看见两辆车一前一后的追逐着，接着几声枪响后，就看见我的车冲出桥面，摔落到河里，等他们救出我并将我带到他那里时，我差不多奄奄一息了，后脑的大肿块是我丧失记忆的罪魁祸首。”

“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”她出意外的消息让他错愕得无以复加，他身体一僵，连呼吸也几乎为之停顿。

斐娜轻叹口气，蜷缩起双膝，仿佛又回到那段充满挫折和痛苦的日子。“两年多前。我花了半年多的时间

紫眸女巫的魔力

重新学习怎么生活，认字、写字、上图书馆、买东西，所有最简单的事情我都不会，就像个孩子……”她自顾自的回忆着，没有注意到他脸上怪异的表情。

他心里一紧，困难的消化着她惊人的话，他几乎可以想见当时她的茫然和恐惧。“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那枪击又是怎么回事？”他低沉的声音里带着令她奇怪的沙哑和焦急。

“我也不知道，警长查了好几天，没查出什么线索就作罢了，反正我也没事。”她不在意的耸耸肩笑道，“再说；我现在有新的生活，所以过去的记忆对我似乎不那么重要了。”

是吗？

他多希望他也能这么说。但那段记忆对他而言，却是那么的重要，重要到他永远无法忘记！

他苦涩的咽咽口水，站起身，“你一定饿了，我去替你热点吃的。”

“毅恩呢？”

“黛安小姐，毅恩先生前天就没来了。”一名红色短发的女子面带笑容的回答。

“喔？”黛安皱起眉，不悦的看着她，“那么洁西呢？”

“洁西出去用餐了，应该马上就会回来。”

紫眸女巫的魔力

“她一回来立刻叫她到办公室来。”黛安绷着脸交代道。迳自推开门走进办公室，脱下昂贵的毛皮大衣，顺手往沙发上一丢，走向办公桌后的真皮椅子坐下，将座椅旋向后方的玻璃窗，无聊的望着窗外。

这两天她到处找不到毅恩，他也没有主动和她联络，他到底上哪去了？黛安恼怒的用鞋尖敲打着地面，越想越坐不住，最后烦躁的推开椅子站了起来。

毅恩从来没有不告诉她一声就私自出城，他明知道她需要他啊。黛安不耐烦的踱着步，虽然她接掌父亲庞大的财团已经两年了，但她还是十分依赖他，他怎能一声不响的就丢下她？

可恶！

一声敲门声让她停止踱步，重新坐回椅子上，冷声道：“进来。”

一名中年妇女随即开门走了进来，她的揭发整齐的盘在脑后，略微圆胖的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。“黛安小姐，请问有事吗？”

“废话！你当我吃饱了撑着，没事找你闲磕牙啊！”黛安沉着脸，劈头就给她一顿排头。“毅恩上哪去了？”

“这……我也不知道。”洁西推推眼镜，对她歉然的笑笑。

“什么叫你也不知道？”黛安拍了下桌子，暴躁的喊道，“你这机要秘书是怎么当的？竟然不知道老板的

紫眸女巫的魔力